

小说

幸福年

■施修兴

要过年了,年味自从入了腊月就一天比一天浓起来,把远在千里之外的人都诱了回来。小玲回来了,小青回来了、小叶也回来了。小荷还没回来。

小玲捎口信说,小荷要到腊月二十八才能回来。到了腊月二十八,小荷还没回来。小荷妈就急了:一个女孩子,不是出啥事了吧?

又等了一天,腊月二十九了,小荷还没回来,小荷妈坐卧不安了。一次,小荷妈竟然听到他们在议论小荷。小荷妈听着他们的猜测和议论,心里打着颤,眼里流着泪,嘴里却默默地说,不、不会的,小荷会回来的,小荷肯定是没搭上车,误点了。

再等,除夕之夜咔嚓一声就降临面前了。小荷妈坐不住了,于是就去问小玲。小荷妈说,小玲,你别有什么事瞒着我啊,我快急疯了!小玲说,不会的,我和小荷是最好的朋友,她真的没事儿。小荷妈说,那我问你,小荷她嫌过家乡穷吗?小玲说,没有,小荷经常做梦梦见家乡呢。小荷妈说,你见小荷去过歌厅舞厅那种地方吗?小玲说,没有,小荷本分着呢。小荷妈的眼泪就汪汪的:那她为啥还不回来呢?小玲突然说,对了,小荷刚买了手机,打电话问问她吧!小荷妈说,小荷买手机了?你怎么不早说?小玲说,刚买的,我忘了告诉你,于是忙找记事本。

小荷妈拿上号码,飞快地去了村口,那里有部公用电话。

一拨,电话就通了。小荷妈还没开口,那头就传出话来:喂,哪位啊?

是一个老头的声音。小荷妈一怔,说:你是谁?我找我闺女小荷!那老头说:哎呀,你是小荷的妈妈啊!太好了!我说亲家母啊,我得谢谢你啊……

小荷妈的手一抖,电话叭一声落在地上,腿一软,人也倒下了。小玲在她身边,赶快扶起,说,婶婶,你怎么了?小荷她怎么说?

小荷妈颤抖地说:小荷她,她已经做了人家的媳妇了啊……

流泪的除夕夜!

大年初一,小荷妈没起来,流着泪想女儿,一直到初二。

初二凌晨,天微亮时,有人敲门。小荷妈揉着红肿的眼问:谁?外面有人说:妈,我。小荷妈急忙开门,一看,是小荷。妈哭,小荷也哭。

妈就仔细打量小荷,发现小荷并没有什么异常变化,才说:小荷,你怎么才回来?想死妈妈了。

原来小荷真的出事了。腊月二十七,小荷急着去车站搭车,跨越马路时,迎面驶来一辆汽车,小荷危在旦夕。赶巧旁边有个青年,见状,奋不顾身扑过来,推开了小荷。而青年的腿……

小荷把青年送去了医院。

小荷妈顿时惊出一身汗,说,他的腿怎么样了?小荷说骨折了。妈说,他是哪儿的人?小荷说是当地的。妈说,你通知他家人了吗?小荷摇摇头说,没有,他不让通知,他说他的父母年龄都大了,要过年了,不想让父母在过年时为他操心吊胆,说等过了年再告诉父母。

妈说,那电话是怎么回事?

小荷说,他为了不让他父母知道,就推说自己出差了,恳求我除夕晚上代他去看他父母,我就去了。为了哄老人高兴,我跟他们说我是他儿子的女朋友,没想到两位老人格外高兴,竟把我当成他们未来的儿媳妇了。

妈说,原来是这样啊!

小荷说,妈,对不起,让你挂念了。

妈突然说,小荷你回来了,可还有个青年还躺在病床上,身边没人照顾,怎么行呢?

小荷说,妈,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?

妈说,傻闺女,听妈的话,快回去,做人要知恩图报啊!

小荷流着泪,笑了,亲了妈一口,说:妈,新年快乐!

小说

一碗烩面一个家

■赵华

夜幕下的省城,一场大雪突然光临。在人民路上的一家非常有名气的烩面老店,妻捧着一碗烩面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,头发上雪花化成的水珠在灯光的照映下闪闪发光。

在火车站接过妻行李的时候,我就问:“想吃点啥?”

“尝尝省城那家有名的烩面吧,顺便我们还可以走回家。”妻不假思索地说。

“赶一趟省城大集,吃碗烩面没有问题,还要小菜不要?”我一脸坏笑地瞧着妻。妻扑哧笑出声来,说:“都老夫老妻了,吃碗烩面就中,还点啥菜呀,谈恋爱的时候你就没有给俺点过菜。”妻挽着我的胳膊剐了我一眼。

妻这次来省城是给我送御寒棉衣的。在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,街边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光下,我发现妻一个月没见瘦了许多,两地分居的生活让妻在家既照顾孩子又赡养老人,还要干好工作。作为家里顶梁柱的我却把本应承担的义务压在了她身上,也真是

难为人家了,顿时我感到心里亏欠了妻很多。

“咱去吃海鲜吧,别吃烩面了。”我提议说。

“净花钱,我才不去哩!”

“换换口味,吃点好的,犒劳一下俺家的‘一把手’。”

“还是吃烩面吧,便宜实惠,有面有汤,这下雪天吃着多暖和呀!”

于是,在漫天雪花中,我们走进了这家烩面老店。

这家烩面馆生意真是好,晚上九点多了食客还是那样多。“哎,你看!”妻用筷子拨了一下我的筷子。顺着妻扭头的方向,我看到这样一个场景: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餐位上,两位老人正在吃面。老头面前放着一个二两的二锅头空瓶子;老太很福态,正在低头喝汤,慢悠悠的,时不时往耳后挽挽滑落的银发。我吃一口面再抬头看的时候,两位老人已把两盘吃剩下的菜打包,老太拿着餐巾纸细心地给老头擦了擦胸前的饭渍。老两口快到门口

时,老太又拽住老头,将老头袄上的帽子给戴好,两人扯着手才慢慢地踱出店门。

目送两位老人离去后,妻看了看我又低头吃面,吃着吃着又笑着瞧了我一眼。饭后,顶着漫天飘飞的雪花,妻偕着我快步走着,我说:“刚才你傻笑什么?”

“省城的烩面比咱县的好吃,只是太贵了。”

“不止这些吧。”我看着妻。

“咱走快点吧,雪下这么大!”妻说。

“你还记不记得10年前你请我吃烩面的事,那时也下着雪呢!”

“咋不记得,那时候咱正在谈恋爱。真快呀,一眨眼儿子都8岁了。”妻边伸出手去接雪花,边若有所思地说:“刚才,看到那两位老人使我想起了一个词——相濡以沫。”

“那我们呢?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。”

“同舟共济。”当语文老师的妻脱口而出。我说太严肃了吧。



散文

2009 年，第一场雪

■付海水

立冬过后,还没有等到小雪节气的到来,2009年的第一场大雪就扑面而来来了。2009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有点突然,还没有等人们适应寒冷的侵袭,就已经带来了铺天盖地的寒冷。

起初,寒风到来时,人们并不在意。许多人以为,立冬了,天该冷了,暖秋应该退出了。哪里料到,寒风中却夹杂着丝丝冷雨,那雨丝如牛毛般密密地斜织着,雨丝滋润了干涸的土地,也带来了大雪的前奏。

夜幕降临,寒风和冷雨在黑暗中开始狂躁起来,树枝发出了呜呜呜的哀嚎声。冷雨突然变成了颗粒,哗啦啦地落下来,砸在屋瓦上乒乓直响。寒风和冷雨的声音,在人们睡梦中渐渐消失了,紧接着就是鹅毛大雪。

清晨,睡眠惺忪的人们一睁

眼就会觉得有一点异样:天为什么这么亮,外边为什么那么白?等推开窗子往外一看,大多数人是一声惊呼:“呀,下雪啦!”窗外银装素裹,地上、树上、花草上,全是毛茸茸、亮晶晶的雪花。雪下得很厚,眼前白茫茫一片,给人一种纯洁无瑕的感觉。

推开门,怀着惊喜的心情迎着雪花欣赏雪景吧。雪花仍然纷纷扬扬地下着,下得很紧。空中的雪花像鹅毛被大风吹起在空中翻滚,又像阳春的柳絮在无忧无虑地游荡。一大片一大片的雪花在空中,有的打着旋向地面扑来,有的极不情愿地滑落到地上,然后融入到一片苍茫之中。

树枝被雪花侵占,成了毛茸茸的银条。有的树上还有几片没有凋落的叶子,在枝头孤零零地

挂着。雪花好像专门与那些迟归的树叶嬉戏,爬满了叶柄,包围了叶片,使得孤零零的枯叶变成一个毛茸茸的雪团。常绿的松柏,也许是经过雨水的洗礼,更显得青翠。松柏也许没有想到,刚刚经受雨水洗礼的枝叶又迎来了冰雪的侵袭。那些松柏乌黑的树枝上,结了一层厚重的银白冰壳,深绿的树叶上堆满了蓬松的雪团。也许冰雪太厚了、太重了,许多松柏的枝条都被压得颤巍巍的。但是,刚毅耿直的松柏,头顶着冰凌和雪团仍然直挺挺地在寒风中矗立,好像在向人们展示着寒冬里的生机。

渐渐地,风停了,雪小了,雪花仿佛累了,它们悄悄地停下来,留给大地一片苍茫、一片洁白,留给人们一片惊喜和欢笑。

国庆阅兵观感

■韩允芳

60 年国庆大阅兵举世瞩目
金秋时节展风采扬我国威
60 年风雨艰辛求索
强国之路潜力无比
旧中国多灾多难
成了难忘的记忆
四代党中央领导集体
带领人民让神州翻天覆地
重农业固“三农”奠定根基
强工业健筋骨快速发展
千里眼顺风耳路通音顺
搞航天高科技宇宙探秘
长江黄河依然咆哮
建电站搞航运为民所欲
江南岸塞北堤如同近邻
东海边青藏高原遥望可及
各民族关系融洽
好儿女心儿更齐
好歌儿尽情歌唱抒发情怀
祝福啊我的祖国繁荣富强

踏青偶拾

■薛顺名

一

闲来踏青寻洞行
桃花万树舞东风
滩头梅不垂丝线
醉卧花丛钓残星

二

一夜桃李烟霞中
漫天风雨落无声
渔家借问君欲往
布网青溪捞落红

三

欲驾春风览名胜
群芳谢尽梦难成
扁舟一叶烟霞尽
收获时节唱国风